

苦命的女人

韦俊海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自序

——那夜，我做了个偷书梦

遥远的记忆

我是山里人，那年，我还没懂事的时候，第一次被父亲脱光衣裤，赤条条地绑在石磨旁，让村里的女孩们围上来笑死我，真丢丑。父亲虽然粗野，可他还是比较明智，捡来了我身边的宝贝风筝挂在我光溜溜的小腹前，挡住了丑陋的部位，那时，我虽然遭受皮肉之苦，却知道露出“鸟仔”给人家笑是不值得的。开始对美与丑产生一种朦胧的感觉。

这件事情，虽然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但是细想起来，真觉得好笑。当时，在乡下，我父亲算是个舞笔弄墨的小秀才，不管哪家送女选婿、红白喜事、民事诉讼等等，他们都要拎着只把鸡或是带来一些蜡黄的好烟登门叩谢。说句实在话，父亲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。他只不过读了几本《三字经》、《增广贤文》和《幼学琼林故事》，懂得了一些人生中的为人处事。另外，他最喜欢讲鬼的故事，每当闲聊之时，乡邻们都爱听他讲聊斋里的故事，听得津津有味。所以，父亲博得了乡下人的尊重。

记得那天我挨绑在石磨旁，就是自己做错了一件事。那是偷了父亲唯一幸存下来的《聊斋志异》，悄悄地撕下一部分拿去贴风筝了。当父亲发现后一连给我几棒残火棍，骂道：“你这忤逆不孝的背时仔，把我的饭碗给砸了。以后怎么给人家写书讲故事。”我真不明白，一本黄裱纸一样的旧书有多大的用处，竟动那么大的肝火，把我折腾成那个样子。晚上，夜很深了，父亲仍在煤油灯下静静地端详着那本残缺不全的书，泪水从他的眼角一滴一滴地溢了出来。妈妈悄悄起床，趿着一双木板鞋走到父亲的身旁，不知妈说了些什么。瞬间，父亲却象发狂的母老虎站了起来，对母亲吼道：“你懂什么，这书书店早就没准出售了。”我知道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。为了我，那一夜他们和我都失眠了。

从那时起，我悄悄地下了决心，到书店偷回《聊斋志异》（可笑，穷孩子没有钱，只能讲偷），填补父亲书海里的一页空白。

我的梦……

为了《聊斋志异》这本书，我一直在打书店的算盘，作了偷书的梦。

这个梦，一直做了多年，因为乡下没有书店，我的梦破碎了。这倒是一件好事。虽然偷不到书，却使我更加珍惜和热爱起书本来。该感谢那只风筝吧。过了蛮久，我考取了县中。父亲送给我一样好东西，用红布包得很好，我高兴地打开一看，惊愕了，里面包有那散架的风筝，还有一本七皱八折的《聊斋志异》。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当天，我带着父

母的希望踏上了县中的征途。从那时起，我记起了蒲松龄的自勉书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的诗句，我开始喜欢讲故事，同时，也开始学写故事了。

我们的学校就在书店前面，为了学写故事，我常常旷课跑到书店里，看了一些耳目一新的书籍。记得有一夜，我梦见了一位仙女般的女同学，悄悄地钻进被窝里来同我睡觉，我顿感全身轻飘飘的。醒来我想，大概是“聊斋”里的狐狸精、鲤鱼精这些“美女”作怪，勾去了我的魂魄吧。于是我放弃了对聊斋的爱好，将父母每月寄来的一些零用钱积攒起来，到书店购买回了一些文学书籍。从那时起，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直到参加工作，写了书，发表了小说，成了作家。可是，我那乡下的朋友哪里知道这些年我是怎样过来的？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文学的成果一半是爱妻的，一半是这些年来费心辅导并用功帮助我的各位老师们。

我仍是一无所有。确实如此。

作者

1990年春于广西桂林

目 录

自序

——那夜，我做了个偷书梦·····	(1)
少女的爱·····	(1)
沉睡的裸魂·····	(55)
鱼 镇 女·····	(67)
苦命的女人·····	(77)
有这样一个男人·····	(101)
死魂的苏醒·····	(111)
她悄悄走了·····	(137)
佛门外的和尚·····	(153)
高山那边的足迹·····	(175)
小巷深处·····	(193)
将军的爱恨·····	(209)
猎人的枪声·····	(243)
白色的鬼魂·····	(253)
后记·····	(272)

少女的爱

上 部

少女归途险失身 俊男救女遭友疑

—

太阳快要西坠了，暮色清澈，白云悠悠，宛如海洋的田野在清风下，卷起一层层的波浪。田野中，有条小道直延乡间火车站。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女挎只鼓鼓的书包，一只手握张绣有小图案的手绢，另一只手握紧着书包的带子。汗珠布满了她秀丽的脸，染得黑发乌油油的，还有一些细发粘在她那玫瑰般的脸蛋上。一双明亮美丽的大眼在细长的睫毛下，一闪一闪的如同黑亮的宝石，在她光洁的脸蛋上闪出魅力的光采。透过单薄的衬衣，可以看到她那匀称苗条而又丰满的身躯，被单薄的衬衣紧紧地裹着。她那对过早成熟的胸脯上，随着呼吸的节奏起伏着。

她叫李娟娟。

轻风拂衣，蛙声不断。娟娟抬起头望眼天空，傍晚的太阳只留下几道金光，映浮在西方烟雾朦胧的山顶。娟娟毫无顾

虑，抹去脸上的汗珠，望着前面不远的树林，紧握书包地走去。

林里树叶沙沙，浅影横斜，一股凉气直身袭来。娟娟顿觉浑身轻松，脚步不由的快了许多。没走多远，路旁草丛里突然传出簌簌的响声，吓得娟娟的心扑咚一下，冒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幸好此时的暮色并没有那么暗。娟娟便大胆地拾块石头仍向草丛。只听扑嗤一声，有只足有三两重的夜鸟受惊而逃。

出了树林，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自行车轮声，娟娟忽然惊慌失措地躲到一棵大树下。不多久，便见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载着两个人，飞快地向B火车站驰去。

骑车的是个身高约一米七五，体重约为六十多公斤的人。他叫徐伟，是送父亲徐明林去火车站的。此时此刻，徐伟正在和父亲说着什么，忍不住的笑容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秀气和英俊。

树后的娟娟见是位英俊的青年和慈祥的老者，紧张的面容不由自主地微微起了变化。由于对方骑的车很快，只有匆匆一瞥的时间，等她走出来时，徐伟的自行车恰好在前面的小角拐了弯，消逝了。她刚刚萌生的快感，又有一点失望。黑油油的散发在脸后随风飘动。

过了山角，徐伟的自行车又出现了，只是多了一层朦胧的暮色。娟娟的脚步不禁快了许多。没走多远，她觉得一股股的凉气直身袭来。抬头望，天空的晚云积重了，低沉了下来，离最高的山顶之距不超过几十步，有只鹰平张着双翅，在暮色浓云下，迂回穿插，微微响的风声有点刮耳了。眼看夏季的一场大雨就要来临。娟娟才突然感觉到周围的一

一切都是那么的荒凉，心怦怦地作响，扑扑地乱跳起来，手紧握书包，好象后面有个人追她似的，抬起双腿向前奔跑。头发、衣衫在她的背后飘扬，使她前面的衣衫紧紧地裹着身子，象内身尼龙紧身束衣一样，书包在手里左右摇晃。

突地雷声一阵沉响。几道闪电在高空划出几条波折的弧线，大雨象条老牛似地喘着粗气飞打在大地上。娟娟停了一下，望眼快要打湿的衣服，又望望浓云密布的天空，抬起双腿向前奔跑。天渐渐地暗了，前面传来了火车的笛声，车站的灯光也在前面出现了。娟娟心里更加着急，唯一的是不顾脚下的路，乱踩乱跑。

到了火车站，天也全黑了，见到的只有零星几个人。火车刚开出站。她望着火车开去的方向。只见几盏灯光；伴着几声粗犷的长鸣……

漏了车。站在漆黑的铁路旁，娟娟颤抖着身子，心里一阵惶恐。在这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小车站，一个孤单单、势薄薄的少女，上哪儿过夜。几分钟后，娟娟忍住要哭的嗓门，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命运，提心吊胆地往回走四十多里。

一路上，娟娟挪动着脚，恐惧的双眼象雷达扫描一样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生怕会有个人从暗处突然窜出，把她当作猎物捕去。雨打湿了她的衣衫，黑发粘在她的脸上。

半个小时后，雨渐渐地小了，天空出现了几颗灰暗的星星和朦胧的月亮。雨后的天空还堆积了一叠叠的湿云，映着月光，深碧里透出淡黄色的颜色，眼前展现了一遍清柔而又不十分清的光影。

突然，娟娟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，诱目贪婪地瞧望着她，

一种不堪设想的恐怖感使她浑身颤抖起来。她将手中的石头击去，不偏不斜，那被击中者纹丝不动，毫无反应。娟娟觉得异样，仔细地一看，原来是一棵大树，左右地摇晃着细枝。

一场虚惊之后，又继续朝前走。娟娟的心情依然是紧张的，手里又握了块石头。未出五十步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她发现有个矮个子的人，从树后暗处朝她走来，顿觉不妙，恐怖地躲到一棵大树下。可是，那个人早已发现了她是一个孤单势小的姑娘，瞪着一双淫秽的眼睛，发出贪婪的淫笑，径直地朝娟娟走去。

树下的娟娟，瞪着愤怒的眼睛，脸色忽然煞白，忽然绯红。平常妩媚，闪烁着青春活力的双眼，象是在发什么病一样，闪耀着愤怒的火焰，小嘴半张着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露出坚硬与雪白色的牙齿，显得光彩奕奕，娟娟的脸紧张、害怕的歪曲了。在散湿的黑发下充满了无比的恐惧和憎恨，手紧握石头，望着一步步逼进的对方，被污辱的恐怖感使她浑身颤抖起来。

娟娟的这种神态，恶棍有点害怕，以为遇到了什么怪物或鬼，惊惶地停下不敢上前了。然而这时的娟娟见到对方停下了，反而更加害怕、慌乱。假如她在现有的基础上促使对方更加害怕，更加惊惶，使对方消散或不敢再往前那就好了。可是，她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尖叫了一声，手抖石落，撒腿就跑。但是，她还没有跑出几十步，就象只绵羊被只猛兽挡住了。

在对方禽兽的野蛮暴力下，娟娟反抗的本能促使她忘记了恐怖，挣扎的力量化着拼搏，死而不屈，集中身上所有的力气，统统地汇集到双手，恨恨地朝对方的脸上撕抓，不顾一切地厮喊，嚎叫。这死命的嚎叫声，夹着悲哀的气愤，在

寂静的林里，传得很远、很远。

此时，娟娟为了一个少女的贞节作拚死的抵抗，把恐怖化为无穷的力量。可是，她毕竟是个力单势薄的少女，每作一次的抵抗，反使对方更加残暴，姿势就更加容易遭受对方的侵犯，至使娟娟无法脱身。

二

紧急关头，一阵急促的自行车在几步远的地方停下，接着传来几声严厉的吼叫声和跑步声。恶棍见有人来了，象头疯子似的没有理性的行动停下了。从她感觉到的声音判断来者是个青年，走动，说话都象大打雷一样，禽兽的性欲恐怖地颤抖了，象条狗被人追逐着，朝暗处逃去。

来者是青年徐伟。

娟娟趁着这个机会，一骨碌地爬了起来，喘着粗气，披头散发，衣衫散乱，袒胸露腿，慌张而又盲目地跑。跑了几步，她就羞得无地自容，捂着脸向前狂奔。

跑着，跑着，她愤怒地将一切意识力，全部集中到跑的上边，也不知道往哪儿跑，会跑到什么地方，鞋子落了，碎枝划破了她的袜子，又划破了她的脚，但她却没有一点感觉。跑了一段的路程，娟娟精疲力尽的身子无力地瘫倒了。

羞耻的愤怒，疲倦的身子，惊吓的心理，使她在无力支撑着自己的身子，跑出这个地方，象得了病一样，倒下去再也无力爬起。

一层白云遮住了月亮，一会儿又松开了月亮，向东南方

向飞去。月亮散开着温存的光芒。娟娟瘫倒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胸脯在剧烈地起伏，豆大的汗珠象蚂蚁密布在她苍白的脸上。她疲倦极了，大部分的理智被恐怖、羞愤所代替。渐渐，她的眼睛迷糊了，仿佛她的身子飘在空中，听其自然，任其飘荡。

迷糊中，她听见有人在叫她。

娟娟睁开眼睛，展现在眼前的是满天的星星，高悬的月亮，两只萤火虫在眼前飞着，划出几道闪亮的线圈儿。一阵清凉、潮湿的空气飘进她的鼻子里。饱和着绿色诱人的馨香。树叶上的水珠滚落下来，滴在她身上、头发上。

“啊，你醒了。”一声温和、富有感人的声音，轻轻地飘进了她的耳朵里。

忽然，她明白自己的处境，理智又恢复了，恐怖传遍全身。直接感是人类共有的，随后才因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改变感觉。转眼之间想起刚才的梦境，带血的愤怒使她神经质发疯般吼叫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愿意。”

同时爬起来就跑。可是她刚站起，就瘫软倒下了。很快就被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。她挣扎不了，冷汗象泉水一样大量地涌出，浑身颤栗，双目一闭，昏迷了过去。

来者是徐伟，是娟娟看到的那个骑车人，他在几十步远的地方抓到了那个恶棍，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后来见对方象条丧家的狗，徐伟才放了他。也许是徐伟不愿见到对方那个狼狈的样子，又可怜他的家属及子女，徐伟才将他放了，给他一条悔改的机会，同时对方又发誓他还没有来得及干那事。

放走恶棍后，转回的途中，他看见地上有只鞋，女式

的，几步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书包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闪现，只觉自己忽视了一件大事，马上寻找她，以弥补自己的过失。

树林映着月光，笼罩了一片片透明的绿绒，眼前无法使肉眼能够看得清楚。许多的萤火虫也不甘寂寞地出来了，划出了一道道弧线。徐伟焦急的心情在找着，寻着。他发现了她倒在一颗大树下，头脑里轰隆一声，一种义务或不可推脱的职责使他停止了步子。

也许徐伟也疲倦了，一头靠在树干上，望着满天的星星，月亮和树下的娟娟，他发现她的身子动了一下，继而传来刺耳的尖叫声。徐伟象触电似的一震，跑过去见她一双大眼茫茫地看着星空，徐伟紧张的心情消失了，缓和地问了一声。谁知娟娟象见了魔鬼似的，恐怖地爬起来就逃，可又无奈于身体的发软和羞愤的心情，痛恨地昏迷了过去。

此时的徐伟扶着昏迷了的娟娟，连摇带喊地叫了一阵，仍不见她的苏醒。徐伟望眼满天的星星，想了想。就把娟娟放上自行车推往自己的家里。

徐伟他们走过树林，上了田野。夜色比林里亮了许多，遥远的灯光象黄澄澄的眼睛似的发光。

昏睡在车架上的娟娟，头枕在徐伟的肩上，徐伟一支手半搂着她，一步一步地朝一座还没有装电灯的村庄走去。几只狗向远处的徐伟叫个不停。没有电灯的村庄在月光的照明下，象一座庞大的怪物摆着阵势。偶尔有两三点萤火虫的绿光在草丛和天野上忽飘忽灭，划起几道弧圈后又落下草丛中。青蛙在雨后的水中，又纷纷地跳到路边，哇哇地叫着，一听到什么东西就纷纷地跳进水中。

徐伟一步步地在路上走着，尽管春夜是凉爽的，他在泥泞路上，推着娟娟走，他的额头已冒出了许多的汗水珠。临进村口，几只狗见是熟人，都纷纷地退去，四周又恢复了寂静。徐伟把娟娟背进屋，平放在床上才舒了一口气，走到桌前点亮煤油灯，回头望眼床上，想把蚊帐放下。徐伟的脑袋随着目光的焦点，“嗡”地一下。血过多地涌到了头顶，一颗青少年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。

粗陋的床上，只见娟娟平躺着，蓬松的长发被一阵粗鲁的禽兽野蛮地抓过，散乱的翻卷着，掩住了她半张俏丽的脸，一缕浓发从额上挽过来，轻轻地盖住了她的娇柔的颈，因惊慌、恐惧的脸上苍白的除了泪痕外，还粘了几片碎枝细叶。单薄的衣服撕开了，露出两只浑圆的肉坨。一大截粉白的大腿裸露着，撕破的碎衣到处都是粘满了的碎叶、脏泥。

徐伟鼓起一种信心和勇气，想使这个场面能够自然而然地消失。他提起娟娟的书包放在桌上，故作无所谓的神态走到床旁，放下蚊帐，目光不由的又朝床上望了一眼，但他的目光很快被弹了回去。徐伟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了，他不敢再充硬汉子，终于完全失态地冲进了厨房，用块木板平放着，从灶口旁拿把扇子就仰躺在木板的上面，强使自己眯上眼。

一会后，这个未婚的少年的心，还在狂蹦乱跳着。一种犯罪的恐惧袭上身来。徐伟在木板上僵直的躺着。想强迫自己不去想床上的那玩艺。可是没用，床上的画像粘在他的视网膜上，甩都甩不掉了。徐伟就索性地坐了起来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她那长发。粘在上面的碎枝残叶，竟象黑色的玉丝

一样，这种黑色美如玉的长发在他的心里流动和发热、升温，使他辗转难眠，甚至冒出一种邪念。

房外，远处传来了几声夜鸟的凄惨鸣叫声，象是夜莺在玫瑰丛里哀叫，又似野雁在呼叫同伴，令人觉得夜静如水。鸟的哀叫恰在这个时候冲进徐伟的思想，使他思维改变了流向。

夜鸟的叫声是那么凄凉、哀伤，充满了一种悲哀的情调。在夜静色脱中，那鸟的啼哀仿佛是只孤身飘落的鸟，任它物之欺，受尽它物之践。徐伟的视网膜上，仿佛出现了娟娟可怜的肖像：清澈的眼睛挂满了泪水，大滴大滴的泪珠，带有哀求的怜悯目光望着徐伟，嘴唇发紫，充满了羞愤，满脸的苍白，浑身索索的发抖。一种做人的道德品质使徐伟很快自责自己，扪心自问：“我是在救她吗？”

孤鸟的怜悯，道德的责悟，还有善情的青梅竹马的芬芳，在徐伟的头脑中，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统统地消灭掉了。

三

当娟娟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一盏只要轻轻一吹就能够熄的煤油灯，透过打了补丁的白纱纹帐，照在一张破旧的草席子上。娟娟忽然惊坐起来，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自己，身上穿的仍是昨天的衣服，半干半湿地贴在身上，还粘有碎叶和脏泥。娟娟的心象触电似地抖了一下，脸上升起了一层红云，直红到耳根和白皙的颈脖，那红颜不

亚于熟透了的西红柿，眼珠木愣愣的。象有千万条毛虫在她的内心撕着她的心。

世上的所闻，失去了贞节的命运，使她哭了，又不敢哭出声来。她用拳头阻在嘴里，眼泪又一串串地流过她的脸颊，落在裸露的一截白腿上。娟娟伤心的双肩抖动，坐骨无力，颤抖着身子，痛不欲生地瘫倒在床上。

伤心的哭泣，在咒骂着世上的坏人，夺去了一位少女的贞节，又恨命中的不幸，竟落得无脸回家见父亲的苦境。

一条少女的命，在流着心里的血。娟娟浑身发软无力，伤心万分地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木然地看着窗外的星星，撩开纱帐，面容苍白。曾是俊俏的面容，现在变形得丑陋难看。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体面，拣个干净的地方。

娟娟目光呆滞、迷失的望着低矮的房子，几张粗陋的家具，干干净净，可也寥寥无几。临靠窗户的桌子上放着娟娟的书包，桌旁还有辆自行车。

娟娟迟钝地用手背抹去眼泪，止住哭声，恐惧、慌张、羞愧地走到桌旁，从书包里拿出一件崭新的、半透明的米黄色连衫裙换上，然后拿起书包走到用柳条编织成的门板，悄悄地把门拉开了一点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打量着前面的厨房。两条大猪躺在灶子的对面的猪栏里，她从猪栏里移开目光，忽然，她迟钝得木然般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呼吸剧烈地加快，心咚咚地往上跳，身子又发软地依着门框，瘫坐在地上。

原来娟娟看到的是徐伟用块木板放在灶子旁，手握把破扇安祥地睡在上面，蚊子和许多无名有翅的小虫围着他团团打转。特别是徐伟的鼻梁上有只挺大的蚊子正叮在那儿，显

而注目。煤油灯光的光辉是那么地蜡黄、灰暗，照在徐伟的身上。他那有力、结实的身子是那么地健美、英俊。

娟娟颤抖着身子望着徐伟，一会儿后仍见徐伟那样子睡着，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便壮着胆子站了起来，走到朝外出去的大门，正欲开门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徐伟。皎洁的月光象水似地倾斜进来，娟娟伤心地又流出了一串串的眼泪，她那美好但是已经憔悴了的脸就是一首显得非常枯燥的诗。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焰，又似乎在焚烧着她的心。娟娟手扶门框，浑身颤抖，象棵小树受着狂风吹暴雨打，仿佛随时都要折断。她在月光和煤油的灯光下，好似一个雕像，她这样可怕地、而又这样优美地表达自己的不幸。她准备走向死亡，告别一切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娟娟的目光忽然地明亮起来，闪出复仇的火焰。她在无意中见到了一把闪着寒光的柴刀。一种雪耻复仇的怒火喷上心头。她悄悄地走近他，拾起柴刀举了起来，愤视着徐伟说道：“禽兽，你奸污了我，可我不是软弱好玩的，你强欺了我的身，我要你的命来还。”

娟娟一字字，一句句，充满了一个少女的羞愤。她恨不得一口气说完，高举起的刀对着徐伟的头部一刀砍下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刀偏了，从徐伟右边砍下，砍伤了半边耳朵。

徐伟啊地一声，惊叫着爬了起来，捂着半边耳朵，望着娟娟又举起刀，双目射出愤怒、复仇的目光，他心里顿时明白过来了，必须赶快阻止娟娟。

语言解释是来不及了，徐伟望着举刀扑来的娟娟，他朝旁边一闪，躲过一刀。娟娟用力过猛，复仇心急，立足不稳。

刀扑了空，身子也失去了重心，朝前倒去。刀砍在水缸上，大水缸顿时落下了一块，接着四周也裂开了，水哗啦啦地流了一地。娟娟也因身子失去了重心，人扑在水缸上，把裂开了的水缸给砸开了，人和碎缸片、残水一块儿流在地上。

水染湿了她的衣服，染湿了她的头发，也溅湿了她的脸，碎瓦片刺破了她的衣服，也刺伤了她的手，但她的手仍不离刀地爬了起来，双眼更加愤怒，象两道乌云中的闪电，充满了复仇。

她浑身湿透，凌乱的长发遮盖住了大半边的脸，两只大大的黑眼睛，逼视得徐伟感到一阵的恐怖。右手紧握着柴刀，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，整个表情表现出她在残酷的复仇中。徐伟不由的退却了，当初他满自信自己可以能够镇静娟娟。现在在她凶残的脸上，完全象个没有理性的疯子，提着刀逼近徐伟。徐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救了她，反而要吃这么大的苦，徐伟几乎后悔了，后悔不该救她，不该让她到这儿来，恩将仇报，砸碎了缸，砍伤了耳朵。恐怖的表情在他的脸上越来越大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娟娟举刀又扑向了徐伟。徐伟速向旁闪开，躲过刀后有点恼怒的样子，抓住她持刀的手。娟娟象个蛮不讲理的人，尽力想甩开他的手。可怎么也甩不开，她就用左手去掰他的手指，狠狠地掐他，指甲深深地进掐了他的皮肉里。徐伟象一点儿也不觉得痛，一股浓浓的血涌了出来，滴在娟娟的手腕上，可是徐伟仍然没有松开手。徐伟的手把娟娟的疯狂几乎浇灭了。可她一想起复仇的雪耻，她的劲又来了。

娟娟的脸色涨得通红，满头的汗珠子，牙齿咬住的嘴唇死死地盯着握住她的那只手，气愤地从口缝里冒出一句：